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晉

孝惠皇帝

丑永興二年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

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東海中尉劉治以張方車駕勸東海王越討之越傳檄山劫遷

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長史王修說刺史東平王琳字孔偉義陽成王望之子以州授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

琳自爲兗州刺史于是范陽王熲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故將公師藩公師復姓藩陽平人寇掠趙魏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王

至數萬初上黨武鄉晉縣故城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羯人晉書匈奴傳北狄入居塞內者十九種羯其一也石勒字世龍初名鄒音佩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王

公騰執諸胡子山東賈充軍實勒亦被掠賈爲荏平漢縣今屬山東昌府人師漢縣今屬山東權奴權奴以石勒爲名權奇其狀貌而免之權家鄰于馬牧

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勒爲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

熲遣其將苟晞擊走之胡三省曰石勒始此

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熲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字仲彥南陽人拒之太宰顒遣張方助喬冬十月熲熲破之 東海羸越

留琅邪王睿守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委以軍事越西屯蕭縣注見前范陽王熲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

史劉喬爲冀州使熲領豫州喬以熲非天子命發兵拒之熲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蕃琨之父爲淮北護軍劉輿

爲潁川太守喬上尙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熲于許遣其子祐拒越于靈壁蕭縣地名非今靈壁縣也東平王琳在兗州

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熲遣苟晞還兗州徙琳青州琳不受命與劉喬合顒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

督河北諸軍事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顒得喬上事下詔稱劉輿脅熲造逆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

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以張方爲都督共會許昌誅輿兄弟使穎與石超等據河陽爲喬繼援引遣喬及越書使

八王背亂相
應至越庸劣
更甚禍延藩
服愈趨愈下
實有收歸胡
差勝不遇許
爲留心多赴
耳非正論也

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構于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日者也謂宜速詔越等南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與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願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喬乘虛襲許破之琨與及虓俱奔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願必敗乃帥諸軍受越節度既而虓遣琨乞師于王凌遂擊斬石超于榮陽東迎越又擊劉祐于譙殺之喬乘潰走

有星孛于北斗

十一月將軍周權矯詔立羊后事覺伏誅 于是太宰顗矯詔敕留臺賜后死司隸校尉劉暉等上表理后無罪

顗欲收暉暉奔青州然羊后以是得免

十二月成都王穎據洛陽

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初敏既克石冰事見前自謂勇略無敵遂據歷陽以叛吳王常

侍甘卓棄官歸敏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路江州弟

斌東略諸郡遂據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玉為安豐魏郡治安風安豐注見前太守豪傑名士咸加收禮

循伴狂得免亦稱疾不赴敏疑諸名士不為己用燕欲誅之榮曰將軍神武不世若能委信君子散帶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 太宰顗以張光為順陽晉郡治鄆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太守豪傑名士咸加收禮

守帥步騎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屯夏口又遣南平晉郡治唐故城在今湖南澧州安鄉縣太守應詹字思遠南頓人璆之孫督水軍以繼

之 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不聽侃遣敏遣陳恢寇武昌侃與戰屢破之又與皮初

張光共破錢端于長岐地名胡三省注在江夏界或謂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

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不為也乃表光勸請加遷擢敏據江東踰年刑政無章子弟凶暴廬江內史華譚以書讓顗顗周玘玘見之甚愠乃密遣人告征東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為內應準許之

于是榮玘及甘卓紀瞻等共攻敏敏衆潰單騎北走追斬之傳首京師 紀瞻字思遠秣陵人

丙寅 光熙元年成晏平元年是歲成始建國號興漢凡二僭國 春正月戊子朔日食

太宰顗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太宰顗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為伯顗欲從之

張方自以罪忒恐為誅首謂顗曰今據形勢之地國富兵彊挾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顗

變相號江東名士甘心失身名教地論者或許其殺敏自願忍從為觀口訓耳何可為訓

乃止及劉喬敗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以突騎鮮卑烏桓爲越先驅願懼欲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

下督鄧輔使殺方送首于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三月五苓夷

甯州附塞部落之名

寇甯州

晉置治建甯郡今雲南曲靖府是

甯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彊盛遂圍州城會刺史李毅病卒其女秀

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子釗自洛往州人奉以爲主釗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命以王遜爲南夷校尉兼刺甯州遜招集離散擊平叛夷州境復安王遜字邵伯魏興人

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太宰願遣兵拒祁弘等于湖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破其

兵于甯水願單馬逃入太白山

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即禹貢終南漢書作太壹

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百官奔散弘等奉帝乘牛車東

還關中皆服于東海王越願保城而已

六月至洛陽復羊后

成都王雄稱成皇帝 雄卽帝位國號大成

初范長生詣成都雄門迎執版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爲天地太師時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尙書令閻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八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錄尙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鎮鄴

越以庾敳

字子嵩鄆陵人

爲軍諮祭酒胡母輔之爲從事中

郎郭象

字子元河南人

爲主簿阮修爲行參軍謝琨爲掾數等皆尙虛元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越皆以其名重辟之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諡曰元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

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甯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至是卒

九月頓邱

晉郡本漢縣注見前

太守馮嵩執成郡王穎送鄴兖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穎

祁弘之入關也成郡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司馬郭勣作亂欲奉穎爲主不克而誅穎遂北濟河收故

將士欲赴公師藩頓邱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苟晞亦擊斬藩十月虓卒長史劉輿以穎素爲鄴

人所附僞稱詔賜死

穎官屬皆先逃散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爲軍諮祭酒越又召輿或曰輿猶賦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議應機排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軍國之

下矣與狀識天

時務方殷雖
真才猶恐不
給乃以名重
用縱酒放誕
之人安能有

蕭何之收圖
籍然以圖進
不附非人陷
子恃逆可謂
不替用其才

務悉以委之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是為懷帝尊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為皇后 帝食甃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煽

也羊后自以于太弟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露版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即帝位尊

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 帝始遵舊制于東堂臨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傳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壬午朔日食 劉友益書法于是一歲三食千三百六十餘年惟此而已

南陽王模 字元表宣帝弟高密王泰子 誅河閒王顒 太傅越以詔徵顒為司徒顒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殺之

葬太陽陵 尹氏起華曰晉惠之為君動輒受制于人如嬰兒玩弄于股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為主是以始焉不保母后次焉不保其妻子終焉不保其身晉惠亦已甚矣

以劉琨為并州刺史 劉興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而徙東燕王騰 琨至上

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琨就殺冀州號為乞活所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徕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

丁卯 永嘉元年春二月羣盜王彌寇青徐 初 音堅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 令劉柏根反王浚討斬之其長史王彌遂為羣

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既而為苟純 弟之 所敗遂降漢 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奔牛走及奔馬嘗撫臂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藩死與王彌俱降漢

立清河王覃弟詮為皇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務越不悅固求出藩

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務

夏五月羣盜汲桑石勒入鄴殺都督新蔡王騰 騰于去年三月改封 復攻兗州太傅越遣苟晞討之 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

苑中 在平牧馬苑也 更聚衆聲言為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時鄴中空竭而新蔡王騰資用頗

饒性吝嗇臨急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用桑遂入鄴殺騰燒宮大掠而去南擊兗州太傅越

使苟晞等討之相持數月互有勝負

學用虛語號召推戴現邪時論乃以夷吾比之然夷吾臣時實實其相去矣超風馬牛哉卒使一世波靡不為之望此恨不可不辨

俗兄弟披猖公營三窟至窮敗名裂情將誰欺乎此足為鄙夫之鑒望者爛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睿至建業以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容

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容出觀視胡三省注漢樓季春上言及百姓皆懷于東流水上應劭曰觀即水面上鹽潔之也導使容乘肩輿

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于道左導因說容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

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容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

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壺卞以邑為氏壺字望之濟陰人為從事中郎周玕劉超字世瑜琅邪人張闓字敬緒吳孔衍

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皆為掾屬導說容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容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容命酌引觴覆之于

絕此遂

苻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苻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奔馬牧為人所殺勒奔樂

平晉郡今為縣屬山西平定州太傅越加晞都督青兗諸軍事晞屢破疆寇善治繁劇威名甚盛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

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苻道將也其用法嚴峻如此胡部大張輔督等胡人一部之長呼為部大姓張氏名輔擁衆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輔督等與俱歸

漢漢主淵以勒為護漢將軍平晉王

冬十一月戊申朔日食

以王衍為司徒 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字平為荊州都督族弟

敦字處仲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澄至

鎮日夜縱酒不視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為懷

太傅越自領州牧徙苻晞為青州刺史 初越與晞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之

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徙之青州公自領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子未亂者也越以為然

自領兗州牧以晞為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王敦徵為中書監越晞由是有隙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是時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統攝三部見前與廆通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一 晉孝懷皇帝

戊辰二年漢永興元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破之 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陷郡縣遂入許

昌張軌遣北宮純將兵衛京師與彌戰數敗之彌走平陽漢王彌遣侍中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詔封張軌西平郡公

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

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 漢王淵徙都蒲子即春秋晉國城注見前稱皇帝大赦改元是歲漢石勒劉靈寇汲魏頓邱三郡百姓望風降附靈後為王浚將祁弘所殺

己巳三年漢河瑞元年春正月朔癸亥犯紫微

漢徙都平陽 漢太史令宣子姓修之以星變言于漢主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

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時汾水得玉璽因改元河瑞

三月以山簡字季倫都督荆湘元年分荆廣二州置等州軍事 簡督荆湘交廣四州嗜酒不恤政事初荊州寇盜不

禁詔起劉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簡表璠得衆心恐百姓劫以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南州

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字宣則帝舅王延等十餘人 越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制威權而

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

延尚書何綏字伯壽太史令高堂沖竝參機密劉輿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為亂遣甲士三千人入宮執

播等十餘人于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初何曾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憂見未嘗聞經國遠圖

指諸孫曰此屬必及于難及綏死兄當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曰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汝修尤甚與人書疏詞

禮簡傲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吾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

太傅越使將軍何倫等領其國兵入宿衛 越以頃來多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更使何倫王

何曾謂晉武
不為無見然
彼日食萬錢
致後嗣不能
召孫計長久
而子孫能深
國勢有是理

兼領東海國兵數百入宿衛

夏大旱 江漢河洛皆可涉

漢石勒寇鉅鹿常山 勒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以爲君子營以張賓字孟孫中郎人爲謀主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

國爲孔萇支雄其先月桃豹爲氏遠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萇與好讀書關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術由東晉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可與共成

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動靜容之

冬十一月漢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 漢初寇黎陽繼寇蜚關皆陷之秋攻洛陽爲弘農太守垣延所敗至是復

遣劉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將軍呼延顥聰南屯洛水而大司空呼延翼

又爲其下所殺衆遂潰歸宣于修之言于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

還

時以元虞相
尙勅亦集衣
冠爲君子營
此非風俗移
人正所謂不
得不出此耳

四年漢烈宗劉聰
光義元年春正月琅邪王睿以周玘爲吳興吳郡今浙江湖州府是太守 玘三定江南惠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元年討陳敏至是錢琯寇陽羨又討斬之

琅邪王睿以爲吳興太守于其鄉里置義興郡治陽羨見前以旌之

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

竝錄尙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字隱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

以要任 淵卒太子和卽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

司馬擁十萬之衆屯于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

弟兄弟尙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于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

和及銳攸乘聰以北海王又單后氏舊單微之女是年初立爲后之子也以位讓之又涕泣固請聰遂卽位以父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子樂爲河內王都督中外諸軍

事石勒爲并州刺史乃葬淵于永光陵臨光文廟號高祖

氏會蒲洪晉載記氏之先蓋有屈氏之苗裔世爲晉戎西長洪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洪字廣世自稱略陽公 洪略陽臨渭氏會也驍勇多權略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一 晉孝懷皇帝

臣畏服之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略陽公

胡三省曰蒲洪事始此

流民王如京兆新豐人寇南陽以附漢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山簡遣兵促

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夜襲其軍破之攻城鎮殺令長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于漢

冬十月以拓跋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 初匈奴劉猛死猛匈奴右賢王武帝泰始七年叛走出塞八年入寇并州爲左部將所殺劉虎代領其衆居新興晉郡今山

西忻州是

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于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

鬱律

魏太祖平文帝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爲大單予以代郡封之爲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

擊猗盧猗盧指破之凌由是與琨有隙

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陞北今代郡西北有

陞山陞北山之北也

之地琨乃徙樓煩今山西甯武府馬邑注見前陰館今句注山北有下繁時故縣城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五縣民

于陞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爲後患不許琨乃

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

今日尙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

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王澄自將欲援京師道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

漢石勒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 石勒引兵渡河趣南陽王如及其黨以軍拒勒勒擊破之盡

并其衆進屯宛北遂寇襄陽太傅越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公

豈可遠去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于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向許昌以王衍爲

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于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盜賊公行越東屯項自領豫州

牧

辛未

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玉衡元年

春正月成寇陷涪梓潼

注見前

內史譙登

字顯明周之孫

死之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爲太守馬脫所殺

其子登詣劉弘請兵復繼弘表登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漢縣晉置郡尋復爲縣今順慶府渠縣是斬脫

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屢爲所敗至是三年食盡援絕士民熏鼠食之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見獲成主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乃殺之

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字景文成都人爲刺史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爲士民所困苦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

言于刺史荀眺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醴陵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令杜弢爲湘州刺史已而弢陷長沙南破零陵

東侵武昌殺

琅邪王睿逐楊州都督周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以王敦爲刺史都督征討諸軍事馥以洛陽孤危表請遷都壽春太傅越

怒馥不先白己召之馥不行睿以裴頌請頌淮南太守許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請救于睿遂攻之馥敗走睿以敦爲刺史

三月太傅越死以荀晞爲大將軍督六州荀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違命密賜晞詔使討之越

亦下檄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越黨尙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而死衆推衍爲元帥衍不

敢當率越喪還葬東海帝追貶越爲縣王以晞爲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荆揚諸軍事

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于苦縣注見前執王衍等殺之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于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

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

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

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

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

牆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越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于勒裴

建業裴妃意也故奢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

五月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荀晞表請遷都倉垣城名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水滙注汲水東逕倉垣城卽此帝

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旣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姓流亡者什八九帝將行而衛從不備無車輿乃步出西

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浚東郡東阿人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水經注穀水東逕雍谷谿石路阻硤有硤石之稱今曰硤石堡在河南府新安縣時掠得穀麥獻之漢主聰使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

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焚東陽門及府寺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彌晏克宣陽門入

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執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曜納

羊后遷帝及六璽于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為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待中庾珉字子珣王儁為光祿

大夫初曜以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請白漢主自平陽徙都洛曜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

匈奴貴種名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在陳州府項城縣西北

司空荀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于蒙城蒙縣城也注見前荀藩奉秦王業即愍帝趣許昌荀藩在陽城汝陰晉郡治汝陰本漢縣注見前太

守李矩字世通平陽人輸給之藩建行臺于密注見前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以矩為滎陽太守豫章王端太子

詮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奉為皇太子置行臺徙屯蒙城秦王業吳孝王晏之子為秦王東後藩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

等奉之以趣許昌天水閭鼎字台臣聚西州流民數千于密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為豫州刺史以周

顗字伯仁等為參佐

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字彥夏平原人斬之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睿

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字元亮勃海饒安人王承字安期湛之子卞壺諸葛恢字道明觀之子陳頴俱倫切字延庾亮字元規等百餘人時人

謂之百六掾及承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字景思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訪字

建汝南安成人合兵擊軼斬之憲奔幽州睿以卓為湘州刺史訪為尋陽太守陶侃為武昌太守

秋七月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浚設壇告類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假立太子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

征鎮

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模世子保保上邽注見前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成蒲版染帥

衆降漢漢遣染與將軍劉翳攻模于長安劉曜劉粲繼之染敗模兵于潼關長驅至下邳秦縣有上邳故如下邳涼州在今西安府渭南縣涼

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于漢粲殺之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漢主聽以曜爲雍州

牧封中山王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于上邽保遂據有秦州尋稱大司馬承制署隴右氏羌皆從之

漢石勒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巴西人數諫殺之從事明預有疾自縊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奪病罵我

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顧明公屈預之言晞不從明出秦大夫孟明之後以字爲氏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勒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

鎮晞頭以爲左司馬王彌與石勒外相親而內相忌會彌將徐邈叛去兵漸甚勒既食有晞張寶勒因彌之小義誘而取之乃請彌宴酒酣遂斬之而并其衆有晞潛叛勒殺之

冬十月馮翊太守索綝字巨勢等敗漢兵于長安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注見初索綝爲馮翊太守與安夷護

軍麴允金城人安定太守賈正字彥度武威人正古雅字謀復晉室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等帥衆十萬會之大敗劉

曜于黃邱胡三省注在雲陽縣黃邱山下又破劉粲于新豐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閭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

長安以號令四方荀藩周顗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顗奔江東鼎與業至藍田遣人告疋疋遣兵迎

之入于雍城使梁綜以兵衛之

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九部素喜木九鮮卑二種連津其帥名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素喜木九鮮卑二種連津其帥名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

釋渤海人不能討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子翰字元胤廆庶長子言于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

大業今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

霸王之業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封釋疾病屬其孫奕于廆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

小部督釋子俊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挾拄千斤健也以道不通皆留仕廆抽爲長史俊爲參軍振振強提有力之梟健居音反犂牛也其力專驅以擬俊抽言非常人

琅邪王睿以周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

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在江甯府江寧縣南一曰

勞勞亭亦名臨淄觀寰宇記臨淄觀在勞勞山上有亭七間名曰新亭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

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陳顯達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軋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賈薦加有老莊之俗傾軋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夫欲

制遠先自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白望猶言虛名

壬午六年 劉友益曰于是帝還平陽

春二月壬子朔日食

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于葛陂

在河南汝南府上蔡縣北水經注淮水東逕爲葛陂即此

勒引兵退

石勒築壘于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

業睿大集江南之衆于壽春以紀瞻爲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

集將佐議之刁雲請送款于睿求糧

平河北以自贖俟其軍退徐圖之勒慨然長嘯孔震等請分兵夜攻壽春據城食粟要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顧謂張賀曰子君意何如賀曰將軍攻陷京師因執天子殺害王公素略姬主權將軍之髮不足定天下無處將軍之有者矣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勒引軍不應留此也鄒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四塞宜北據之以營河北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有者矣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字季龍勒從子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

初勒爲人所掠賣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于勒因遺書諭以順逆之故勒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自每除之母曰快牛爲懷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勇冠當時每屠城邑鮮有遺種然仰衆嚴而不煩其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漢封帝爲會稽郡公

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

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

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旅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

也卿善遇之

小劉貴人劉殷女孫也先是聰納殷二女英媛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于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至是以一貴人賜帝

張軌遣兵詣長安

涼州主簿馬鮪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

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

夏漢太保劉殷死

楊繼仕葬綱目書死以斥之劉殷以晉臣仕漢位至太保二女四女孫皆納後宮厥罪實浮于雄而綱目書卒今特改書

初殷爲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值亂

遂沒于漢漢主聰擢任之歷官侍中太保至是死

殷不爲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其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向不可而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

劉殷以晉臣仕漢大節不地史稱其不

陳顯達語頗中當時利病然其言成何能之勢又對能泣者固皆楚囚即高言壯力者亦已自壯而已

遺論至七子
各與一業六
女龍冠後宮
以此爲善保
富貴豈經
明哲之義長
獨老伎倆實
嚴有以啓之

耳股在公卿間常聞有舉職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以壽考終殷有七子
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史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石勒引兵據襄國 劉琨以兄子演字始仁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

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旅人無

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西稟平陽言襄命于漢也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

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爲冀州牧

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 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于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

潤因譖盛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略事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遣榮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爲鄉

導琨聞之東出收兵于常山榮曜遂乘虛襲陷晉陽泥殺琨父母琨還救不及帥數十騎奔常山

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臺于長安 先是賈疋等進圍長安劉曜敗走業入長安及是疋等奉

業爲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未幾盜殺疋初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藹至是其子天驎帥衆胡改正殺之麴允領雍州刺史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劉琨遣使求救于代猗盧遣其子六修帥衆數萬爲前

鋒自率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爲鄉導六修與劉曜戰于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夜踰蒙山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西北一陳閱皮

肉山爲之赤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其將箕澹

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後漢縣今爲太原府治招集亡散

十二月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 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言其心易動又豪俠自喜也

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屢爲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與內史王機長沙人日夜縱酒博奕上下

離心故山簡參軍王冲擁衆自稱刺史澄懼徙治沓中胡三省注此非姜維種麥之沓中蓋在驛陵之東琅邪王聞之召爲軍諮祭酒以周

顗代之王敦方討杜弢進屯豫章澄過之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殺之是歲

王如以軍乏食降于王敦王機以證殺害懼禍及將其奴客千餘人入廣州機

前太子洗馬衛玠字叔寶卒 玠瑾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

身不見喜愠之色

羌會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晉載記後漢時燒當裔孫遷那率種內附漢以爲西羌校尉尉于南安之赤亭那元

源道縣城北又南入渭源道今隴西縣也東徙榆眉即喻梁注見前戎夏極負隨之者數萬胡三省曰姚弋仲事始此

癸酉七年孝懷皇帝建興元年是年夏四月愍帝始即位改元通鑑綱目以孝懷于二月遇害故于歲首即以建興紀年但綱目與通鑑體例不同一條之中大書孝懷皇帝于上接書劉聰弑帝于下二帝似乎相混今衣晉書帝紀書曰七年仍依武帝泰熙元年之例而以愍帝建

興元年分注于下

春二月漢主聰弑帝于平陽庾珉王雋死之 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于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

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等聰遂殺珉雋等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資清劬少者英猷若遇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

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事故故無幽厲之靈而有流亡之禍

三月漢立其貴嬪劉娥爲后 漢主聰爲后起鵠與鳳同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關

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

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

叩頭出血曰元達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略曰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

穆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

忠臣結舌者由妾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因嬖者由妾社稷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于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

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

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夏四月太子業卽位于長安是爲愍帝索綝領太尉 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卽帝位大赦改元始改元建

與以梁芬爲司徒麴允索綝爲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荆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惟

桑版署號而已尋以耕爲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虎攻鄴鄴潰三臺流民皆降之劉演奔廩丘

注見前

勸遂以虎鎮鄴初劉琨用焦求爲兗州刺史荀藩又用李

述爲之琨召求還及是鄴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爲兗州刺史劉演前中書侍郎鄒鑒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琅邪王就用爲兗州鎮鄒山三人各屯一郡吏民不知所從 鄒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嶧山注見前鄒山即嶧山以在鄒縣故亦名鄒山

琅邪王睿以華譚爲軍諮祭酒陳顗爲譙郡太守

譚嘗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譚曰馥

見寇賊滋蔓欲移郡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與兵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爲

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顗出于寒微爲

睿參軍數持正論

時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頭言于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之心恭恪爲凡俗便整僻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致敗國今制已亥格以賞功由是循而用之額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需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罷之 由是府中多惡顗出爲譙郡太

守

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

先是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段就陸睿

務目歷從弟通鑑作疾陸睿今依晉載記及魏書北史作就

及弟匹磾文鴆從弟末

杯等攻石勒于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就陸睿退走

以鑑馬金銀請末杯于勒勒召末杯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之

昌等亦引還至

是浚復召就陸睿與共攻勒就陸睿不至浚怒檄慕容廆討之廆遂取徒河

初中國民避亂者多依王浚浚政法不立往往去之段氏兄弟事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

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多歸焉廆以河東裴嶷北平楊耽爲謀主廣平游遠北海達潑勃海封抽河東裴開爲股肱平原來該安定皇甫岌裴弟真及封奕封裕典機要又以平原劉讚爲東庠祭酒子就率國胄東修受業于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裴嶷字文冀封裕抽之子奕抽從子

皇甫真字楚季墓容號字元真廆第三子

五月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事

詔曰今當埽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

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陽同赴大期克

成元勳又詔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劉隗

字大連爲彭城人

司直

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特親愛之

主簿熊遠

字孝文南昌人

上書請嗣後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

以虧舊典睿不能從

東晉諸臣皆
陣亡之疾惟
祖逖有流擊
殺特恒舞周
顯不及即日
而歸未可劉

左丞相睿以祖逖爲豫州刺史 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

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于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

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

國豪傑必有聞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

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

千餘人而後進 逖任俠慷慨志清中原劉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冬十月漢劉曜寇長安十一月麴允破走之 曜使趙染帥精騎襲長安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 龍首山之尾也在西

注龍首山頭于渭尾達樂川 及諸營退屯逍遙園 在長安縣東北水經注沈水枝津東入逍遙園即此 將軍麴璆帥衆救長安與曜遇于零武 零當作靈今西安府咸陽縣有靈武鄉晉

時移漢北地郡之靈武縣于此故名 璆兵大敗曜恃勝不設備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曜引歸平陽

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于王浚 浚謀稱尊號劉亮高柔切諫皆殺之 燕國電原志節清高柔辭微辭浚以聲勢事問之原不答浚誣以罪殺而梟其首 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

于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 所任皆苛刻小人藁當朱碩允食橫北州論曰府中赫赫朱郎伯十蠶五蠶入藁郎 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用張賓言遣舍人王子

春奉表于浚辭意懇切浚大喜遣使報聘明年正月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勁甲精卒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

拜使者而受書 浚遣勒應尾勒陽不致執顯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王公也 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浚

使者還具言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設備

孝愍皇帝 建興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爲肉 流星出牽牛 晉書天文志牽牛六星在

河鼓南 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爲女寵太盛

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梁州人張咸以州降成 先是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與王如餘黨楊虎合攻梁州刺史張光嬰城固守憤激成

晉書好言災
變比史相爲
甚如三日相
承與日夜出
所必無此特
之猶十日並
出而附會